

西歐伯格音運動研究綜述

陳賢哲*

伯格音運動是中世紀西歐修道史上唯一一次婦女為其自身宗教虔誠生活需要而自發開展的、又不依附於男性修會的世俗宗教運動。這場活躍於13、14世紀的城鎮婦女修道運動長期以來受到學界的忽視。本文擬就19世紀末以來國內外學者對伯格音運動的研究情況做一番梳理，以期有益於西歐伯格音運動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布魯日伯格音修院 (the Beguinage “De Wijngaard” in Bruges) 入口

今天，當你漫步在比利時古鎮布魯日 (Bruges)，城中石子鋪成的街道、依河而建的民居、雄偉的哥特教堂、旖旎的水鄉風光，會給你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彷彿回到那遙遠的中世紀。就在這繁華、喧鬧的市中心，卻坐落着一間伯格音修道院 (Beguinage)⁽¹⁾。那是愛之湖 (Minnewater) 畔一處為運河、綠樹所環抱的清靜之地。跨過運河上的三孔橋，走進修道院的古典大門，你會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為白楊樹所覆蓋的大庭院中，周圍是鵝卵石鋪成的小道和一排排古樸磚石房子。庭院

* 陳賢哲(1982-)，男，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邊上有一座教堂，偶爾可見若干黑衣修女於其中做彌撒。這種修道院，不僅在布魯日，而且在現今低地國家⁽²⁾的許多中世紀城鎮中，都可以尋覓到它的身影。也許你會納悶，修道院本是清修之所，怎麼會建於繁華、喧囂的市鎮之中？

這正是它的獨特之處。伯格音修院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女修道院，是從13世紀開始西歐城鎮的世俗婦女為其自身宗教虔誠生活需要而自發創立的修道機構。居住於其中的婦女被當時的觀察者稱為伯格音（Beguine）。她們介於俗人與修女之間。凡加入伯格音修院的婦女，都自願過守貞生活，但無須像修女那樣發誓願恪守終身；她們也像修女那樣崇尚清貧，卻可以保有自己的財產；她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如參與城鎮手工業生產、照顧老弱病殘、教書來獲得生活必需品，不靠別人的施捨；她們也不依附於其他的男性修會，不受主教的管轄，具有一定的獨立自治性。這些與眾不同之處，也讓它經歷了從為教會所承

認和提倡到被定為異端的戲劇性轉變。這場活躍於中世紀晚期的城鎮婦女修道運動長期受人忽視，直到19世紀末才漸漸得到國外學者的關注。

—

與其他正規的婦女修道團體如方濟各第二修會相比，伯格音缺乏一個明確的創立者和領導者，且未被教皇正式批准，留下的相關記錄較少；而且記載本身多出自教會正統人士之手，外人的觀察、描述難免帶有偏見。因此，直到19世紀末，沒有史學家願意深入探討它，伯格音被視為沒有歷史記載、微不足道的婦女。

有趣的是，伯格音婦女進入史學家的視野緣於20世紀初低地國家城鎮間的一場爭論，即哪個城市擁有最古老、最原始的伯格音修院。與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爭論相似，這關乎一個城市旅遊經濟的興衰。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德國



布魯日伯格音修院（the Beguinage “De Wijngaard” in Bruges）
伯格音修院中的鵝卵石小路與古樸磚石房子

牧師約瑟夫·格雷文（Joseph Greven）系統檢閱了13世紀早期編年史和其它關於伯格音生活描述的資料。最後他將伯格音的起源地定在布拉邦特的尼韋勒城（Nivelles of Brabantine），並認為婦女成為伯格音是因為普雷蒙特修會和西多會不再接收修女。⁽³⁾伯格音基本上是宗教婦女，其歷史應歸入教會史和修道院史。

同時，德國史學家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對伯格音團體產生了興趣。隨着中世紀德意志地區城鎮人口統計和社會結構研究的深入，他們集中精力於“女性過剩”（the Frauenfrage）⁽⁴⁾問題，即如何解釋中世紀晚期德意志城鎮婦女人口超過男性的現象。他們認為，伯格音運動的起源，正是由於“女性過剩”問題，它致使大批婦女找不到合適的婚姻伴侶，轉而加入伯格音修院。他們也從一個非常不同的視角將伯格音視為女性手工匠人，在伯格音修院中共同生活，彼此互相支持。因而伯格音修院祇是行會組織的女性版本，伯格音的歷史應附屬於社會史和婦女史。⁽⁵⁾

1935年，赫伯特·格隆德曼（Herbert Grundmann）在其權威著作《中世紀宗教運動》中重新確立討論的方向，將伯格音運動置於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中。他指出，中世紀盛期的突出特徵就是具有非同尋常的宗教活力，各種宗教運動（正統抑或異端）層出不窮。全社會宗教意識的增強不可避免地觸動婦女這個社會群體，激起她們的宗教情緒。在西歐婦女中出現一股很強烈的尋覓“使徒生活”、追尋“貧窮赤裸的基督”的宗教潮流，他將其稱之為“虔誠婦女的宗教運動”（religiöse Frauenbewegung）。像其他12、13世紀的婦女一樣，伯格音追尋“使徒貧窮”這一復興的宗教理想；其團體是婦女宗教虔誠的自發產物。⁽⁶⁾他還提出一個迄今仍頗具影響力的觀點：13世紀西歐婦女的靈性生活方式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與伯格音運動的興起有莫大的聯繫。⁽⁷⁾

而第一個將伯格音作為獨立研究對象的是戴頓·菲利浦斯（Dayton Phillips）。他在1941年撰

寫的《中世紀斯特拉斯堡伯格音：從社會視角研究伯格音生活》一書中，以1270-1400年間中世紀城市斯特拉斯堡（Strasburg）為研究個案，為我們詳盡地敘述了伯格音運動的經濟社會背景，提供了伯格音教堂位置分佈、成員階層構成等諸多細節。⁽⁸⁾但由於研究資料多來自房產交易的法律紀錄，不可避免地誇大了伯格音運動的社會經濟因素，忽略了其精神層面和宗教運動的本質。⁽⁹⁾

1954年，麥克唐奈（Ernest W. McDonnell）出版了他的關於伯格音運動研究的經典之作《中古文明中的伯格音與伯哈德》⁽¹⁰⁾，其學術價值在於幾乎提供了比利時伯格音運動的所有一手資料，包括聖徒傳記、編年史、信件、教皇訓令、宗教會議法令、財產契約、城鎮和行會紀錄等文獻。該書覆蓋的範圍遠大於題目所示，除比利時外，還提供了法國、德意志、低地國家其它地區的運動狀況。作者將伯格音運動定性為：西歐繼格里高利改革後一個最重要的世俗或大眾宗教生活運動，無論受到甚麼社會經濟因素影響，運動始終有一個基本的宗教動機和保持優勢地位的宗教因素；而伯格音團體的成員構成，從13世紀末開始，以低級貴族和中產階級為主。至於伯格音團體被教會譴責為異端問題，作者認為，比利時的伯格音團體，絕大部分不僅是正統的，而且是正統的維護者和推動者，問題是出在伯哈德（beghards）⁽¹¹⁾中間，特別是在德意志，激進和異端的傾向改變了他們，導致正統教會對伯格音運動的懷疑。⁽¹²⁾

1970年，在被譽為“中世紀教會社會史”典範之作的《中世紀的西方社會與教會》一書中，R. W. 薩瑟恩（R. W. Southern）秉承在廣闊社會背景中考察中世紀教會成敗的原則，對伯格音運動做出精闢的描述。他指出，伯格音運動僅僅是“對城市生活條件和商業財富，連同對精細的政府結構和完善理論體系大失所望的一系列反應”⁽¹²⁾。特別強調運動本身的非正規性與地方色彩（regionalism），並以科隆為個案，剖析了伯格音運動的起源、發展與衰落。



布魯日伯格音修院 (the Beguinage "De Wijngaard" in Bruges)
伯格音修院中的教堂

至此，伯格音運動的基本發展輪廓被學者描繪出來。近二十年來的西方學界主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文獻整理、領域拓展和方法更新等方面入手，加深對伯格音運動的研究。

首先是伯格音靈修生活，特別是她們的神秘主義和顯聖著作⁽¹⁴⁾研究，取得重大進展。一方面表現在不少中世紀伯格音的拉丁文傳記、靈修著作被翻譯成現代文字。如牛津大學出版的《中世紀婦女顯聖文學》彙編集，摘錄了早期伯格音婦女瓦格涅的瑪麗 (Marie of Oignies)、克莉絲蒂娜·米拉比麗 (Christina Mirabilis) 的傳記，和布拉邦特的哈德薇希 (Hadewijch of Brabant)、馬格德堡的梅希蒂爾德 (Mechthild of Magdeburg)、瑪格麗特·波蕾特 (Marguerite Porete) 等伯格音婦女的神秘主義作品。⁽¹⁵⁾還有由伯納德·麥金 (Bernard McGinn) 編撰的伯格音婦女神秘主義作品集《埃克哈特與伯格音神秘主義》⁽¹⁶⁾；由烏爾里克·維索斯 (Ulrike Wiethaus) 翻譯的13世紀末伯格音婦女艾格尼絲·布蘭貝金 (Agnes Blannbekin) 的自傳《維也納伯格音：生活與啟示》⁽¹⁷⁾等。另一方面則表現在伯格音靈修生活、神秘主義作品研究

的創新上。卡洛琳·拜納姆 (Caroline Bynum) 在其著作《神聖饗宴與神聖禁食：食物對中古婦女的宗教意義》中，從新文化史的角度有力地證明，中世紀婦女 (包括伯格音) 如何在靈修生活中發展出一個非正統的宗教權威領域，影響集中在13、14世紀神聖饗宴、神聖禁食的食物操作上。⁽¹⁸⁾瓊安娜·齊格勒 (Joanna Ziegler) 則從藝術史的角度，探討了從14

世紀開始，在低地國家和萊茵蘭地區廣泛流行的聖母憐子像 (Pietà) 與伯格音神秘主義靈修之間的關係。⁽¹⁹⁾而默克-詹森 (Saskia Murk-Jansen) 撰寫的《荒漠新娘：伯格音靈修生活》一書，收錄了13世紀四位伯格音婦女的神秘主義文學作品。作者結合伯格音運動的最新研究成果，從社會學、社會性別角度，分析了這些作品與同時期神學不同的風格與形式，並提出伯格音神秘主義作品沒有反對教會，而是吸收了教會傳統的新觀點。⁽²⁰⁾值得注意的是，伯格音神秘主義研究之所以引起西方學界的重視，並非緣於伯格音運動研究本身，而是因為伯格音神秘主義作品被視為北歐方言文學的濫觴。

其次，以往的伯格音運動研究主要集中在低地國家和萊茵蘭地區，新近，法國北部城鎮的伯格音運動也引起學界的重視。伯納德·德爾梅爾 (Bernard Delmaire) 的研究表明，在法國北部，超過二十個城鎮曾存在伯格音團體。⁽²¹⁾潘娜洛普·加勒威 (Penelope Galloway) 在其論文〈謹慎虔誠貞女：法國北部伯格音團體中的婦女1200-1500〉中，也將考察區域鎖定在為人所忽視的法國北部，以

伯格音團體的捐贈人為研究對象，深入探討了法國伯格音團體的特點與性質。⁽²²⁾

再者，對伯格音運動本身的某些具體問題，西方學界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關於伯格音運動的起源問題，以往學界存在兩種觀點：一種以格隆德曼和麥克唐奈為代表，認為伯格音團體是自發形成的；另一種是約瑟夫·格雷文於1912年提出的，認為伯格音運動起源於普雷蒙特修會和西多會不再接收修女。1989年卡羅爾·尼爾（Carol Neel）在《信號》（*Signs*）雜誌上發表題為“伯格音的起源”的論文，不同意伯格音運動是自發產生的觀點，依據伯格音團體守貞和非正規性這兩個特徵，認為其原型可追溯至11世紀末到12世紀的西多、普雷蒙特女修會。⁽²³⁾與其針鋒相對的是，安德列斯·維爾茨（Andreas Wilts）在其1994年出版的著作中，否定約瑟夫·格雷文的理論，他的理由是，普雷蒙特女修會在12世紀末之前已經沒落；伯格音運動的繁榮先於西多會1228年“不再接收修女”法規的頒佈；在實際實踐中西多會“不再接受修女”的法規常被忽視；在早期伯格音團體中，佔支配地位的是城市貴族階層而非修女。⁽²⁴⁾

而在伯格音運動沒落，被譏為異端的原因探討方面，1993年，加利亞（Kate P. Crawford Galea）在《本篤會之音》（*Vox Benedictina*）雜誌上發表題為“不幸的選擇：導致伯格音衰落與受譴責的因素”的文章，從伯格音團體的衣着、守貧、受聘、與異端的聯繫、對社會秩序的挑戰這幾個方面對該問題進行深入分析。⁽²⁵⁾1995年，艾比·斯通（Abby Stoner）在三藩市大學歷史系學生刊物《事後》（*Ex Post Facto*）上發表論文〈社會性別與中世紀伯格音〉，認為中世紀男女對女性這一社會性別認知上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伯格音運動的最終失敗。⁽²⁶⁾

至於伯格音與教會關係這一問題，米勒（Tanya Stabler Miller）在其新近發表的論文中，運用13世紀的訓誡（*exempla*）⁽²⁷⁾和佈道材料，細緻考察了巴黎大學神職人員如何回應城中的伯格音團體，揭示了中世紀巴黎神學家構建“伯格音”

這個術語消極含義的過程。她認為，雖然神職人員將伯格音作為沉思生活的一種範例，經常將伯格音的神秘主義與他們的經院路徑相比較，但是當他們對伯格音超越其靈修天賦之外的思想表示關注時，這些積極的比較，往往雜糅着負面的譴責。⁽²⁸⁾

此外還有維恩公會議（Council of Vienne）⁽²⁹⁾後伯格音修院繼續存在的問題。傳統觀點認為，伯格音運動在1316年威恩教令⁽³⁰⁾正式頒佈後，迅速走向衰落。特別是德意志地區，伯格音修院消失殆盡。但艾麗卡·蓋爾澤（Erica Gelser）的最新研究表明，德意志明斯特（Munster）地區的十四間伯格音修院，有六間以某種形式倖存至16世紀。⁽³¹⁾米勒（Tanya Stabler Miller）也發現巴黎的伯格音團體沒有在維恩公會議後消失⁽³²⁾，並指出



布魯日伯格音修院(the Beguinage "De Wijngaard" in Bruges)
彌撒歸來的修女

伯格音團體的存在雖然讓巴黎大學的神學家們感到焦慮，但卻得到王室家族和巴黎資產階級的支持。⁽³³⁾而低地國家南部的伯格音修院，不僅沒有在14世紀的迫害中消失，而且一直存在，並在17世紀迎來其第二次發展高峰。針對這種特殊的現象，沃爾特·西蒙斯（Walter Simons）和克莉絲蒂娜·圭代拉（Christine Guidera）在其相關著作中對其成因進行了有益的探討。⁽³⁴⁾

而近二十年的伯格音運動研究，也存在着一個薄弱點，即學者的研究在資料文獻上仍依賴於半個世紀前出版的麥克唐奈的著作。缺乏一本關於伯格音宗教生活，紮根於扎實歷史文獻的社會史專著。⁽³⁵⁾但2003年沃爾特·西蒙斯（Walter Simons）撰寫的《婦女之城：中世紀低地國家的伯格音團體》⁽³⁶⁾一書的出版，改變了這種狀況。該書把焦點放在低地國家南部一百一十個城鎮的二百九十八間伯格音團體上，對從低地國家南部大約四十家檔案館精心揀選出來的原始材料，進行仔細的定量、人口統計分析，重建了低地國家的伯格音社會史。書中通過運用了大量的檔案資料，像遺囑、訃告文書，家庭人口普查，房契，行會記錄等，為我們提供了低地國家南部伯格音團體的建立者和成員的社會經濟學資料，並在此基礎上為我們分析了伯格音團體與教會之間的微妙關係。

二

與國外學界相比，國內的相關研究起步很晚。正如彭小瑜先生指出，長期以來，我們“在描述中世紀西歐社會時給予修道院、修士和修女的篇幅微乎其微，對教會史的其它方面也基本上是一筆帶過”。⁽³⁷⁾不過近年來，隨着國內西歐社會史研究出現“走向日常”的新取向，中世紀婦女、婚姻家庭成為社會史研究的中心⁽³⁸⁾。具體到宗教生活方面，中世紀婦女修道現象開始受到學者的重視。賀璋瑢教授對中世紀修女院的產生和發展過程進行了初步的梳理⁽³⁹⁾，李建軍博士就貴族婦女

修道原因進行了有益的探討⁽⁴⁰⁾。但世俗婦女自發守貞、虔誠修道的伯格音運動，卻甚少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就筆者所見，王亞平教授在《修道院的變遷》一書中，論述修女院時曾順道提及。書中稱伯格音婦女為童貞修道女，認為“修道女的出現是12世紀西歐社會宗教運動的一個特徵”；同時，此書還對伯格音運動的緣起、發展過程進行了概況性的描述，並認為1311年教皇在維恩公會議上頒佈教令，取締修道女教團，導致修道女的最終消失。⁽⁴¹⁾實際上，現在國外學界普遍認為，1311年的教皇禁令祇是讓伯格音運動陷入低潮，其後又出現一定程度上的復興，斷斷續續存在到今天。另外，劉文明先生在其撰寫的《上帝與女性——傳統基督教文化視野中的西方女性》一書中，專闢“俗女修道：伯格音運動”一節，就“伯格音”（Beguine）概念進行界定，簡要探討了伯格音運動興起的原因，組織生活的具體情況，和它對中世紀西歐婦女的意義等問題。⁽⁴²⁾2007年，李建軍博士發表論文，系統梳理了伯格音運動的基本脈絡，重點剖析了伯格音運動興起的原因、特點以及教俗兩界對該運動的態度及其變化，並指出伯格音運動是中世紀歐洲宗教史上唯一的由婦女發起、並以婦女為主體的宗教運動，對當時西歐社會影響深遠。⁽⁴³⁾無疑，三位學者對於伯格音運動的論述具有拓荒的意義。遺憾的是，他們論述依據的材料多來自歐洲中世紀婦女通史中與伯格音相關的章節，故或停留在對現象的介紹和描述層次上，或在吸收新近研究成果與深度方面有所欠缺。

新近，國內伯格音運動研究有了新的進展。吳雯雯、張婷兩位同學不約而同地將伯格音運動作為各自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⁴⁴⁾值得一提的是，張婷在其論文中注意到尼德蘭南部伯格音運動在維恩公會議後繼續順利發展的情形，並從教俗兩個層面探討了導致該現象的背後原因。此外，李佳芝女士撰寫論文，從中世紀歐洲的性別構建視角出發，重新檢視了西歐伯格音運動史⁽⁴⁵⁾，雖然行文中可以看到不少上面提及的艾

比·斯通論文的影子，但其研究視角無疑是值得稱讚的。

三

縱觀國內外伯格音運動研究，出現如下幾個趨勢：第一，研究地位從依附逐漸走向獨立。最初，學者對伯格音問題感興趣，並非緣於意識到其歷史重要性，而因其涉及現實、學術熱點問題。但隨着新史學的興起和女權運動的推進，伯格音的歷史本身已成為學術界關注的對象。第二，研究內容不斷細化。具體到某一問題，某一地域，甚至某一有代表性的城市，運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作深入研究。第三，研究角度與資料的多樣化。學者們從社會史、新文化史、婦女史等不同角度切入研究，湧現出很多新觀點；運用到的研究資料種類各異，從宗教會議法令、教會編年史、教皇訓令、聖徒傳記、信件、佈道集，到檔案文獻，如遺囑、訃告文書、人口普查、財產契約、行會紀錄等。

伯格音運動處於各種中世紀歷史研究的交叉點上。從人口統計史的角度，它是所謂“女性過剩”問題存在的有力證據；從社會史的角度，其團體是中世紀城鎮經濟中一種獨特的生產組織模式；從婦女史的角度，它是西歐歷史上第一次婦女運動⁽⁴⁶⁾；從宗教史的角度，它是中世紀世俗大眾宗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同時期的異端和修會改革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從文學史的角度，伯格音神秘主義作品，是北歐方言文學的鼻祖，更是中世紀神學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從某種角度說明了伯格音運動在西歐歷史上的重要性。但正是由於伯格音運動本身的多面性，以及國外史學研究的學科劃分過細，伯格音研究在某些具體問題（如其起源、特點、被譴責為異端的原因）上呈現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學者多從自己研究角度出發，各執一端，過分強調區域差異，祇見樹木不見森林，缺乏整體宏觀的把握。

【註】

- (1) 該修院為佛蘭德女伯爵（Countess of Flanders）、君士坦丁堡的瑪格麗特（Margaret of Constantinople）於1245年所創建。
- (2) 歐洲西北沿海地區，萊茵河，馬士河（Meuse）以及須爾德河（Scheldt）三角洲全域之低地，包括了今天的荷蘭、盧森堡、比利時，因地勢低窪而得名。
- (3) Carol Neel, “The Origins of the Beguines”, *Signs*, Winter 1989, 14, 2, p. 323.
- (4) “女性過剩”（the Frauenfrage）這一術語最初是由卡爾·比歇爾（Karl Bücher）於1882年提出，他是當時中世紀德意志經濟與人口統計史研究最重要的學者。
- (5) Walter Simons, *Cities of Ladies: Beguine Communities in the Medieval Low Countries, 1200-156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pp. X-XI.
- (6) Herbert Grundmann, translated by Steven Rowan, *Religious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Age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pp. 75-83.
- (7) Carol Neel, “The Origins of the Beguines”, *Signs*, Winter 1989, 14, 2, pp. 322-323.
- (8) Dayton Phillips, *Beguines in Medieval Strasburg: A Study of the Social Aspect of Beguin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1941.
- (9) Loren C. MacKinney, “Reviewed Work(s): ‘Beguines in Medieval Strasburg: A Study of the Social Aspect of Beguine Life by Dayt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7, No. 3. (Apr., 1942), pp. 577-578.
- (10) Ernest W. McDonnell, *The Beguines and Beghards in Medieval Culture,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Belgian Scen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 (11) 伯哈德（beghards），與伯格音運動相對應的男性組成部分，但人數、影響力遠不及伯格音，從某種意義上講，伯哈德“附屬”於伯格音。基於此，本文將伯格音運動視為婦女宗教運動。
- (12) Martin R. P. McGuire, “Reviewed Work(s): ‘The Beguines and Beghards in Medieval Culture: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Belgian Scene’ by Ernest W. McDonnel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0, No. 4. (Jul., 1955), pp. 877-878.
- (13) R.W. Southern, *Western Society and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 Penguin Books, 1970, p. 319.
- (14) 顯聖著作（visionary writings），西歐中世紀神秘主義作品的一種形式，一般通過描述作者或講述者經歷的異象（vision），來表達其神秘主義體驗。
- (15) Elizabeth Alvilda Petroff ed., *Medieval Women's Visionary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6) Bernard McGinn ed., *Meister Eckhart and the Beguine Mystics: Hadewijch of Brabant, Mechtilde of Magdeburg, and Marguerite Porete*, Continuum, 1994.

- (17) Agnes Blannbekin, translated by Ulrike Wiethaus, *Viennese Beguine: Life and Revelations*, Brewer, 2002.
- (18) Caroline Walker Bynum, *Holy Feast and Holy Fast: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Food to Medieval Wom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19) Joanna E. Ziegler, *Sculpture of Compassion: the Pietà and the Beguines in the Southern Low Countries, c.1300-c.1600*, Institut Historique Belge de Rome, 1992.
- (20) Saskia Murk-Jansen, *Brides in the Desert: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Beguines*, Orbis Books, 1998.
- (21) Bernard Delmaire, "Les beguines dans le Nord de la France au premier siècle de leur histoire (vers 1230-vers 1350)", in *Les religieuses en France au XIIIe siècle*, ed. Michel Parisse.
- (22) Penelope Galloway, "Discreet and Devout Maidens: Women's Involvement in Beguine Communities in Northern France, 1200-1500", in *Medieval Women in Their Communities*, ed. Diane Watt,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7, pp. 92-115.
- (23) Carol Neel, "The Origins of the Beguines", *Signs*, Winter 1989, 14, 2, pp. 321-341.
- (24) Robert E. Lerner, "Reviewed Work(s): 'Beginen im Bodenseeraum' by Andreas Wilts", *Speculum*, Vol. 72, No. 4 (Oct., 1997), pp. 1223-1225.
- (25) Kate P. Crawford Galea, "Unhappy Choices: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Decline and Condemnation of the Beguines", *Vox Benedictina* 10.1 (1993), pp. 57-73.
- (26) Abby Stoner, "Gender and the Medieval Beguines", *Ex Post Facto* Vol. 5 (1995).
- (27) Exempla 是拉丁文 exemplum 的複數形式，在中世紀指的是一種特殊的文類，用於說教和警世。
- (28) Tanya Stabler Miller, "What's in a Name? Clerical Representations of Parisian Beguines (1200-1328)",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ol. 33, March 2007, pp. 60-86.
- (29) 1311-1312年間，第一任駐阿維農教皇克勒芒五世 (Clement V) 在法國西南部的威恩城 (Vienne) 召開維恩公會。會上通過兩條與伯格音相關法令：第一條教令，*Ad nostrum*，譴責德意志土地上的伯格音和伯哈德傳播異端信仰；第二條教令，*Cum de quibusdam*，特別以伯格音地位為靶子，禁止婦女加入伯格音團體。
- (30) 維恩公會不久，教皇克勒芒五世決定修訂會議產生的教令，命令將之前的教令抄本全部銷毀。1314年3月21日，克勒芒五世頒佈修訂版教令。不過，同年4月20日，克勒芒五世去世。他的死阻止了教令抄本正式在各地流通。直到1316年9月，約翰二十二世 (Joannes XXII) 當選為新一任教皇，才將此教令作為克勒芒教令正式頒佈。
- (31) Erica Gelser, *Lay Religious Women and Church Reform in Late Medieval Munster: A Case Study of the Beguin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
- (32) 讓人感覺吊詭的是，巴黎是迫害伯格音的發源地。1310年巴黎大學二十一位神學家一致裁定伯格音婦女瑪格麗特·波蕾特為異端，並處以火刑。這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導致威恩教令的頒佈。參見 Robert Lerner, *The Heresy of the Free Spirit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Berkeley, 1972, pp. 82-83.
- (33) Tanya Stabler Miller, *Now she is Martha, now she is Mary: Beguine Communities in Medieval Paris (1250-147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2007.
- (34) Walter Simons, "The Beguine Movement in the South Low Countries: A Reassessment," *Bulletin de l'Institut Historique Belge de Rome* 59 (1989). 另見 Christine Guidera, *Loving God with His own Love: The Beguines of the Southern Low Countries in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1.
- (35) Katherine L. Jansen, "Reviewed Work(s): *Cities of Ladies: Beguine Communities in the Medieval Low Countries, 1200-1565* by Walter Simons",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56, No. 2. (Summer, 2003), p.504.
- (36) Walter Simons, *Cities of Ladies: Beguine Communities in the Medieval Low Countries, 1200-156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 (37) 彭小瑜：〈西方歷史誤讀的東方背景、法律革命、宗教改革與修道生活〉，載《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
- (38) 黃春高：〈2000-2004年中國的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綜述〉，載《世界歷史》，2006年第3期。
- (39) 賀璋瑛：〈西歐中世紀修女院的產生與發展談略〉，載《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12期。
- (40) 李建軍：〈西歐中世紀貴族婦女修道原因試析〉，載《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
- (41) 王亞平：《修道院的變遷》，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頁161-166。
- (42) 劉文明：《上帝與女性——傳統基督教文化視野中的西方女性》，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頁173-177。
- (43) 李建軍：〈試析中世紀晚期歐洲的伯格音運動〉，載《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3期。
- (44) 吳雯雯：〈游走於僧界與俗界的邊緣地帶：歐洲中世紀貝居因研究〉，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張婷：〈13-14世紀尼德蘭南部伯格音運動探析〉，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 (45) 李佳芝：〈貝居因運動——性別視角的歷史考察〉，載《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第2期。
- (46) Carolyn Walker Bynum, *Jesus as Mother: Studies in Spirituality of the High Middle Ag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14.